



安徽宣城徽杭古道景区

穿山越岭 古道无言

□ 姚中华

徽杭古道贯通皖浙,连接着两座古老的州府徽州与杭州,分南北两条线。南线以歙县县城为起点,经昱岭关通杭州;北线西起绩溪伏岭镇,过逍遥岭至杭州。此行,我选择的是北线。

伏岭镇位于逍遥岭西部,是徽杭古道进入逍遥岭的入口。徽杭古道北线从这里开始,因此又被称为逍遥岭古道。沿着古道石阶向上攀登,路变得越来越陡峭,也越来越难走。路面宽不过一米,皆为青石铺成。到了半山腰,一边是高耸的峰峦,一边是陡峭的悬崖。悬崖之下,水流湍急。这是流淌在逍遥岭下的一条溪流,河谷又称逍遥谷。谷中怪石嶙峋,巨大的岩石横七竖八堆积在河滩上,像是山崩地裂留下的场景。溪水奔袭在这些乱石巨岩之中,发出巨大的声响。停下脚步,抬头遥看对面的山峦,群峰叠翠,起伏跌宕,有一处飞瀑从山涧奔流而下,如同悬挂在山谷间的一条白练。

转过一个山坳口,突见一块巨大的岩山压顶而来,给人一种压迫感。此石扁平巨大,形似磨盘,人称“磨盘石”,当地人又称“梦盘石”,为古道上一处标志性景点。距此石不远,另外一处巨石更加令人震撼。高大的岩石挺立在河谷对岸,如同一位头戴盔甲、身着战袍、威风凛凛的将军。此石便是“将军石”,又称“关公石”,当地也有人称它为“镇妖石”,祈求它保佑来往古道的行人一路平安。不少从

此经过的徽州人把它铭记于心,寄托思乡情怀。绩溪人、著名水力机械专家程良骏早年途经此处时曾写过一首诗:“远望江南第一关,几多游子泪潸潸。逍遥岩上将军石,何日归来奋力攀。”将军石下有一水潭,深不见底,人称“天池”。据传,明代抗倭名臣胡宗宪被钦点为浙江巡按御史,行走徽杭古道时曾在此洗马,故又称“洗马潭”。

逍遥岭的关口号称“江南第一关”。此处上依绝崖峭壁,下临溪流深涧,古道从关口穿过,没有其他路可走。关口状若山门,门楣西刻“江南第一关”,东刻“徽杭锁钥”,一旁矗立着一块刻有“径通江浙”几个魏体大字的巨石。相传,“江南第一关”因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率部经过此地,赞其天险而得名。关口原来由四块天然巨石构成,后来遭到破坏,现以巨石复原砌成。此处,古道路面皆在岩壁上凿成,如同悬挂在半空中。

过了“江南第一关”,连续攀爬一段石级,我已汗流浹背,体乏难忍。身后走过来两位游客,攀谈中得知,他们是浙江温州人,已经是第二次攀爬古道了。见我和同行的摄影师累得气喘吁吁,他们便鼓励说,前面就是茶亭,到那里可以歇歇脚。茶亭是古道上专为行人休憩的地方,也是一个标志性景点。他们的话给了我莫大的鼓励,我与同伴重整精神,继续攀爬。快到茶亭,路遇一方摩崖石刻,在突兀的石壁上记述了脚下这一段古

道开发的历史:“圣宋宝祐丁巳六月旦日,大石门胡八十府属讳润捐金用工开辟,凿去巉岩,斲成阶级,以便往来,永无危险。至中秋前五日毕工,聊记岁月云耳。”

摩崖石刻中提到的“大石门胡”,名叫胡润,别名胡旦,据说他是修建逍遥岭古道第一人。胡润家住绩溪大石门,从小就目睹人们攀爬逍遥岭之苦。宋宝祐年间,他依据这里的山势走向和地理环境,出资在陡峭的山崖上修凿出一条山道,大大方便了人们通行。正是胡润的义举,奠定了古道的雏形。

宋代开凿的道路仅是简陋小道,只能徒步攀登,不能乘骑骑马。修筑徽杭古道的另一位功臣是胡宗宪。他驻杭州多年,常往来于徽杭之间,深感此道艰辛,于是决定扩建古道。据说,胡宗宪养了一条黑犬作为信使。黑犬常常口里衔着他写给友人的信往返于皖浙之间,且不走人们熟悉的道,而是往来于丛林之中。有人好奇跟在黑犬后面,发现它走的路是皖浙间最近、也是最易穿行的。于是,胡宗宪命人沿着黑犬走的路线勘修山道,开山炸石,拓宽路基,铺上石阶,在绝险处构筑栈桥,一条通达皖浙的古道由此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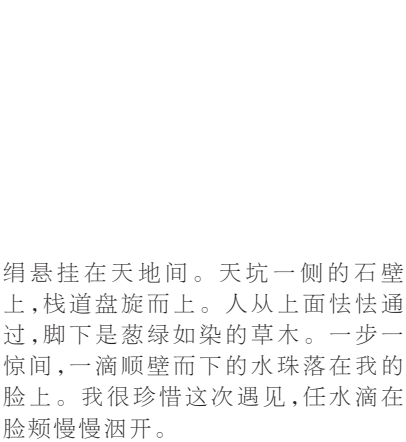
在一处岩口山坞,我们终于见到方才游人所说的茶亭。茶亭紧挨古道,后有一块大理石碑,碑文字迹模糊,记载着民国时期重修逍遥岭古道的情形:徽商邵在炳、程怀邦、胡商岩

等人出资,历时六年,先后募捐招募工匠,伐石筑路,不遗余力,使原本坑洼不平的道路变成坦途,并建拱亭以供休憩。后来,徽商胡原堂再捐巨资,并联合上海、南京、芜湖等地徽商,对徽杭古道磨盘石至岩口茶亭路段进行大修,重整了岩口茶亭。由此看来,徽商经古道外出打拼,发迹后并没有忘记这条让他们走出大山的通道。他们出资重修古道,如同乌鸦反哺。正是因为他们的义举,徽杭古道穿山越岭,延续百年,成为连通皖浙的重要交通线。

立于茶亭,阵阵山风从对面山谷扑面吹来,让人顿感神清气爽。站在亭间举目而望,山峦叠翠,绵延不绝,古道如同一条细线缥缈在山谷间。继续向前,古道要穿过马头岭、蓝天凹、清凉峰,最后才能到达杭州。

对于徽州人来说,徽杭古道不仅是一条跨越千山万壑的山道,也是一条寻求生存、寻找商机的创业之道。古道无语,却记载着徽商的艰辛。一代代徽商经这条古道走出大山、走出徽州,走向江浙沪等外面的世界。他们从贩运山货,到经营盐茶粮米,走出了一条条饱含风霜的经商之路,也就成就了一代代徽商的传奇与辉煌。

时光流转,如今,徽杭古道已不再是皖浙之间的交通要道,而变成一条观光旅游的热门线路。古道上那些斑驳的石阶,像一块块无字碑,记载着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



缊悬挂在天地间。天坑一侧的石壁上,栈道盘旋而上。人从上面怯怯通过,脚下是葱绿如染的草木。一步一惊叹,一滴顺壁而下的水珠落在我的脸上。我很珍惜这次遇见,任水滴在脸颊慢慢洒开。

离开天坑,我们进入一个干燥的石膏洞,亦称旱洞。旱洞距谷底河流约300米,岩壁上明显的断痕告诉我们,在亿万年前的一次地壳运动中,此洞脱离水源后,变成了旱洞。没有了水,氧化后的碳酸钙无法渗出岩层,导致洞中成群的钟乳石停止了发育。它们冷峭挺拔,大者如奇巧的亭台,小者如玲珑的摆件。行至旱洞后半段,巨大的“地下梯田”出现在眼前,一丘叠着一丘,一块接着一块,蔚为壮观。地质学上称其为钙化池,里面蓄满了水。这是旱洞中唯一有水的地方,水源于何处?积于何时?为何弥久不涸?在奇妙无穷的大自然面前,我们未知的太多。诗人梅尔曾留诗洞中:“我不能告诉你所有的秘密,因为我的秘密还在生长。”思付良久,觉得这足以回答一切疑惑。

当看见一束斜斜的亮光时便是洞口了。刚出洞口,大块大块的阳光热情迎来,石壁上、山路边的竹子、芭蕉、苔苔、瓜藤也争着出现,使我们这次徒步之旅顿时充满了仪式感。不远处山坡上开得正欢的野山菊,霜红的乌柏树,火红的火棘,让仪式感更加隆重起来。回首望去,出口处的瀑布没有选择垂落,而是顺着有斜度的崖面满流而下,收散自如的流水恰若镂空的白色褶皱裙,让人轻易窥见白裙后面的绿色打底。流瀑落到一个凹型石台上后,汇成一匹白练,转身跃入深渊,溅起串串玉片般的水花,又流向洞深处。

重庆万盛经开区黑山谷旅游度假区

黑山谷 伴水行

□ 黄开林

我们从重庆万盛黑山谷的南门而下,植被厚实,草香盈袖,一睹为快的都是常见的茂林修竹、奇花异草,充耳能闻的都是鸟鸣虫唱、瀑韵泉声。放弃索道,我们循着水声的召唤逐级而下,走着走着就不见了溪的踪迹。正要找寻,眼前出现一挂飞瀑,腾起阵阵白雾,像在上映一出鲜活的水幕电影。

瀑下的潭状如瓮,四壁皆石,苔藓青碧,水草繁茂,细浪似煮,水花如雪,不知其深几许。目光上移,有瀑如练,套牢这口巨大的瓮,似要将其提起。这是酒瓮?装了刚烤出来的苞谷酒,多鲜美啊,还冒着热气呢,酒未沾唇,先自醉了。清亮纯净的水自瓮沿漫出,哗哗如轻歌,淙淙如低吟,很明快地甩出一条长长的水袖,四周草木按捺不住,舞之蹈之起来。有水鸟飞来,临水照镜,尽管不停地点头,却找不见自己的影子,于是贴着水面做几个高难度动作,又如箭一般射进了丛林。

一路走去,满眼翠色。听当地人讲,这是渝黔交界处的一条缝隙,自古无人涉足,连“鸟道”都算不上。多亏当地人慧眼识珠,心灵手巧,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开辟出一片让人怦然心动的新天地。这里没有拥挤,感觉不到压抑,只有空灵通透,疏朗俊逸。

在路边宣传牌上见到一种叫溪降的体育项目。游人戴上红色头盔,就像七星瓢虫,手抓着绳索,在山溪里飞速降落。即使是正好玩的季节,我这个年纪也参与不了,充其量只能饱个眼福。康养、运动却是实至名归,沿着溪流步行,两岸风光养眼,清新空气润肺,加上活动腿脚,舒展筋络,放松心情,这比每天盯着手机计算步数有乐趣得多。如果再晚些时间来,还可以观雾凇,看冰凌,堆雪人,打雪仗,喘着



粗气出一身汗,真正的身心一洗,找回童年的快乐时光。

两条河交汇的地方,有人席地卖蒸红薯、野百合、土黄瓜、老腊肉,还有放干了保持原生态的向日葵饼,圆圈的,像一顶顶草帽。没有烦人的吆喝,只有静静蹲守。我从一位小姑娘手中要了带皮的煮苞谷,剥开来,颗粒饱满,清香扑鼻。品尝着香糯的煮苞谷,兴冲冲踏上浮桥,在上面摇摇晃晃地走,如同踩响一排琴键。

跟着水走,就有好景致。跟着水走,就会找到出路。岩滴如帘,踏浪听雨,空谷足韵,只觉如天上宫阙之妙音,不绝于耳。那岩滴在我们走乏了的时候,演奏江南丝竹,山水清音,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头顶是窄窄的山缝,脚下是长长的流水。水溢山幽,谷狭心宽。黑山谷一点也不黑,那是深邃,是幽雅,是难能可贵的“黑里俏”。

江西九江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

白云居处 西海深处

□ 简父

每年立冬后,我都会去冬泳几次,在风雪迷蒙之际出门,伸展双臂肆意地向江河游去,重温自然对生命的洗礼。听朋友讲,11月以来,庐山西海陆续举办了冬泳、木球和帆船等赛事,就起了去一趟的念头——“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能够以“海”定名的湖泊,就算有些吹牛,想必也不简单。

庐山西海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地跨永修、武宁两县,紧挨九岭山脉北段的云居山,故有“天上云居,诗画西海”之称。我们吃过午饭,检了门票,只见三两艘白色游船停靠在司马码头,偶有几只水鸟掠过湖面,向远方小岛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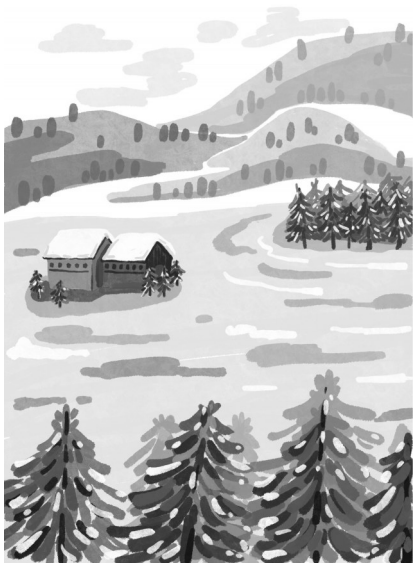
工作人员从甲板上灵活地跳了下来,开始招呼大家登船。我快速拍了几张照片,弯腰进了船舱。欸乃一声,船便进了这山水之间。

庐山西海是将修河拦腰截断而建的水库,水质清澈,也无风浪,游船开过,如在玻璃上滑行。我拉开窗户,寒意挤进来扑打在脸上,朋友嘶声一片。向远处望去,荡漾的水纹随着光的折射,一时浅绿一时深碧。几座绿岛伸了个懒腰,随意继续在水面上,平静安详地注视着过往游客。眼看到了尽头,游船转了一个弯,鸣笛提示我们到岸。

下船后,路就要靠自己走了。景区主路线途经七座长桥相连的小岛。首座是云居岛,不大,云居塔和西海阁遥遥相望,禅意幽幽。路的尽头是桥,桥的尽头是路。桥联通了岛屿,也联通了人和自然。

我们涉过云居岛,来到下一座岛屿。时值冬日,身边的绿意却是不减。岛上种植有很多四季常青的草木,除了松柏和樟树,很多我都叫不上名来。

水天相连处,开始凝聚起一层极淡的薄雾。湖面跃出一条白鲢,矫健



的鱼尾将这层水雾打破,一棵树就这样出现在眼前。没有蝉鸣,没有鸟语,这是一棵孤独的树。亭阁里有人科普,这是一棵很有名的树,学名叫乌桕,它在洪水后神奇地死而复生,在几十年间见证了庐山西海的沧桑巨变。这棵枝繁叶茂的树伫立在万顷碧波之上,随飒飒北风轻轻摇曳,流露出一般的风致。

古人常说山不转水转。因有了流动的水,山也多了些灵气。加之流动的人,以人文填补山水,人在自然之景上创造了第二自然,山水必然随时间变化而变化,随人变化而变化。如此看来,天下之景,莫大于人。

返程的船最后一趟是下午五点,剩下的小岛尚未走完。坐在船头,我看着遥遥挥手的人们,心中不免遗憾。白云居处,西海深处,我的心中开始出现一座山、一片海,继而长出一棵树,一棵并不孤独的树。

本版插画 芝芝

“阳光根源:亚美尼亚当代美术作品展”亮相滨州市博物馆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近日,由山东省滨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与亚美尼亚国际合作关系发展中心联合发起的“阳光根源:亚美尼亚当代美术作品展”亮相滨州市博物馆,这是滨州市博物馆系统首次引进线下海外艺术作品展,开启了文博领域国际交流的新篇章。

亚美尼亚和中国同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文化交流渊源已久。本次展览由来自亚美尼亚的15位资历深厚且享誉国际的画家带来印象派、现代主义等不同风格的34幅精彩原创作品,以“阳光根源”为主题,让观众一睹亚美尼亚的风土人情和风景名胜,搭建起文博交流桥梁。

(滨州市博物馆 孙玉涛)